

饭碗 Bowl Rice

饭碗只能用心去捧

馬道
上著

一个人 一手空囊 一种远离

为生存哭过、累过、怨过、错过

摸爬滚打的终点

成功脱胎而出

而在看尽金山、权贵、功名之后

人生留下的究竟还有什么

时代

成都传媒集团
成都时代出版社

饭碗 Bowl Rice

馬道
上著



成都传媒集团
成都时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饭碗 / 马上道著. — 成都: 成都时代出版社,
2011. 12

ISBN 978—7—5464—0534—6

I. ①饭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1100 号

饭碗

FANWAN

马上道 著

出品人 段后雷 罗 晓

责任编辑 王 璐

责任校对 张 莲

装帧设计 四川胜翔

封面设计 李 倩

责任印制 干燕飞

出版发行 成都传媒集团·成都时代出版社

电 话 (028) 86742352 (编辑部)

(028) 86615250 (发行部)

网 址 www. chengdusd. com

印 刷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

规 格 168 mm×240 mm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197 千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—7—5464—0534—6

定 价 28.00 元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97083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。电话: (028) 87481198

目 录

序	(1)
第一章 钱 贵	(3)
第二章 棍棍帮	(16)
第三章 做 工	(30)
第四章 到远方去	(41)
第五章 发财梦	(55)
第六章 多 良	(66)
第七章 第一桶金	(76)
第八章 从头再来	(88)
第九章 英雄救美	(96)
第十章 滥竽充数	(101)
第十一章 意外之财	(111)
第十二章 卧薪尝胆	(119)
第十三章 钱沙锅	(135)
第十四章 情义无价	(144)
第十五章 善 报	(152)

第十六章 带头大哥	(159)
第十七章 钱 工	(167)
第十八章 衣锦还乡	(183)
第十九章 临时老总	(194)
第二十章 由总变董	(203)
第二十一章 身不由己	(210)
第二十二章 活着的意义	(217)
第二十三章 道在心中	(225)
后 记	(234)

序

“谁人穷，
谁人富，
都是浮云匆匆过；
有金山，
有权贵，
攥在手里累不累；
挥挥手，
笑一笑，
舒舒坦坦睡一觉！”

钱贵穿着破旧的丐帮衫，手里捧着碗坐在路边，眼睛仰视着天空，嘴里不停地说着人生的莲花落。

狂风肆意地刮，卷起的风沙里夹杂着尘世的繁华。马上道穿着笔挺的西装开着辆桑塔纳从荒漠驶来，汽车溅起的泥水溅到钱贵的嘴角，马上道紧急刹车，惊慌失措地上前对钱贵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注意到。”钱贵没有看他，舌头在嘴角舔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水是世间宝，偏往我嘴里跑，老天对我太好、太好！哈哈哈……”

马上道惊呆了，世间还有如此淡定之人，恭恭敬敬向钱贵施了一礼：“请哥指点一二。”钱贵没有说话，扭头便走，马上道紧跟其后。在一个沙丘后面停着一辆被沙子掩埋半截的奔驰轿车，钱贵从车中拿出一瓶酒，打开盖子仰头喝下半瓶，伸手递给马上道，马上道喝下了剩下的半瓶，钱贵笑道：“你我都是六零后的人，饿过肚，犯过错，受过伤，吃过糠，玩过格，丢过德，老天对我们太好，让我们的人生太精彩，扔吧，扔吧，扔掉这些虚华的东西，无愧天地，无愧这一生。当上天召唤我们时，我们笑着走，笑着走……！”

大漠苍穹，繁华落尽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悠！悠！悠！悠！

第一章

钱 贵

“打死这个小杂种！”一群人围着一个被绑在树上的小孩愤怒地叫嚷着。被绑在树上的孩子叫钱贵，十岁，因长期营养不足，个子比同龄的孩子矮小，黄蜡般的脸，瘦削的小肩膀瑟瑟发抖。在他六岁的时候，父母就染上传染病死了，钱家是外来户，在本地没有亲戚，这样，小钱贵就成了孤儿。谁家有多多的饭，就给他吃一口。若是村上分粮食，有的时候运气好，还能剩下点，大家就要钱贵挨着喊大家“爹”，满意了就让他拿回去。钱贵看着大人们的不怀好意的笑，本来不想叫的，但是看着袋子里金灿灿的包谷，或者红彤彤的红薯，听见肚子里咕咕叫的声音，想起饿肚子的难受劲儿，吞了吞流出来的口水，鼓足勇气还是叫了。

“爹。”第一声像蚊子嗡嗡声，钱贵自己都没有听清楚。

“不行！大声点！你小子哑巴呀？”有个男人对着钱贵吼，大家也起哄：“叫呀！叫呀！叫了就有饭吃了。”

“爹！”钱贵这一次声音大了些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。几个壮劳力都争着答应，没有争到的男人，还觉得没有占到便宜，看着钱贵憋红的小脸蛋，大声说：“还有呢，这里的爹可不是一两个，要叫，都要叫！”

“爹，爹，爹！”钱贵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好像铆足了劲儿，小脸蛋越发

通红。大家看着钱贵滑稽的样子，得了便宜当了爹的和没有得到便宜的同样觉得高兴，笑得前仰后翻的。大家高兴够了，就为钱贵装一小袋粮食，“喏，给你，小毛子，扛回去吧！”

钱贵连忙扛起袋子就往自己的草屋走去，他一边走一边说：“爹，狗屁爹，都是爹的龟儿子！”

钱贵回到草屋，身后还不时传来那群人的笑声，他拉下裤子朝着那个方向撒了一泡尿，继续他的豪言壮语：“呸！等老子长大了，就叫你们喝老子的尿！”

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按说全国很多农村都实行包产到户了，可这个村的村长丁天地却是个老牛筋，他一直压着没有分土地，虽然把大队撤了，改成了村，但其他一切还暂时维持原样，村上分的粮食一直不够吃。这段时间，钱贵早就吃光了上个月分的红薯了，躺在被窝里蜷缩着，只要一看见圆圆的东西就想去咬一口。毕竟是孩子，在饿得难受的时候就想去偷点吃的。

这里有一条大河叫金沙河，传说有沙金。微风吹着河水，荡漾起一层层水波，像在述说一个个乡村故事。以河为界，西边叫河西村，东边叫河东村，钱贵家在河西村。

钱贵的肚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，他爬起来，准备出去找一点吃的。村子的地里也有一些青菜萝卜，可是钱贵不好意思去偷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呢是因为钱贵失去爹娘后，村里很多人都接济过他，他虽然年纪小，还是懂得不能“恩将仇报”的道理；二来呢，要是偷自己村里人的东西，大家都认识他，会说他钱贵贱，不但会看扁他，而且今后说不定再也不会拿东西给他吃了。本村是自己家，自己人怎么偷自己家的呢？钱贵觉得偷外村的，还有一种大义的感觉呢！

为自己找好了理由，钱贵就摸过了河，来到河东村的菜地边。地面上露着的萝卜缨子长得绿油油的，钱贵能够想到那张张碧玉般的叶子下面就是那大大圆圆的萝卜。当看到萝卜就在眼前的时候，钱贵想不了那么多了，他连忙跳进地里，慌忙动手拔萝卜。

“谁？胆敢偷萝卜！快来人呀，有小偷在偷萝卜了！”守菜人发现了钱贵，大声叫了起来。

糟了，钱贵抬起头来，看见了气势汹汹跑过来抓他的守菜人，他站在那里，忘记了逃跑。等钱贵回过神来想逃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他觉得脸上一阵火烧火燎的痛，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被打了几个重重的耳光，还被捆绑得严严实实。

就这样，钱贵被绑在了大树上。一群河东村的人围着他“打舌战”。

“是西村的！不要轻饶了西村的人！”

“呸！”一口唾沫吐在了钱贵的脸上，“不要脸！偷菜贼！”

“上个月村上的水牛掉了一头，可能也是这小杂种干的。”

“对，去年村上仓库差了九百斤粮食可能也是他干的！”

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是偷天大盗啊！”

“照这样下去，你长大了，还不把乡政府偷了。”

“嗯，听说乡长老婆被人偷了，是不是你娃干的？连肚子都搞大了，哈哈哈……”众人一阵大笑。

“这小子连毛都没长齐，搞啥哟，别是你搞的还差不多。”

“去去去，别乱说，让乡长听见扣你全家的口粮……”

钱贵咬着牙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也不求饶。眼睛和嘴唇都肿得老高。人们叽叽歪歪的嘴脸在钱贵眼前慢慢模糊，他越来越觉得饥饿和疼痛，恐惧慢慢地席卷他的全身。

“放开他，他还是个孩子。”只见一个中年妇女喘着粗气一路跑来。她叫丁奶奶，丁奶奶本名叫辛翠花，四十来岁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也有几分姿色。因嫁给河西村的丁三爷为妻，按辈分人们就叫她丁奶奶，久而久之就把她的真名忘记了。

河西村丁家是大姓，现任村长又是丁家的人。前些年丁三爷去世后，膝下没有后人，所以丁奶奶一直独居，生活凑合，还过得下去。也许是同病相怜，偶尔丁奶奶也接济一下钱贵，有时给个饭团，有时给个红薯什么的……

今天上午听一个河东村卖麻糖的人说村口抓了个偷菜的男孩，丁奶奶一听，知道肯定是钱贵，所以就急匆匆地赶来了。

“丁奶奶……”钱贵一看到丁奶奶，忍不住大哭起来。

“老少爷们儿，求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放了这个苦命的孩子吧！”丁奶奶说完也泣不成声，双腿一弯，给众人跪了下去，“我给你们磕头了！”

人群中一个青瓜脸的中年男子说话了：“这次就放过这小子。你们河西村的人带回去管好，下次再抓住，往死里整。”说完后朝人群挥了挥手，围观的人慢慢散去。其实大家内心都清楚，这孩子就是肚子饿了，想吃两个萝卜而已，再这样打下去，如果打出人命，那是要坐班房的。

丁奶奶急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把钱贵从树上解下来，牵着钱贵往回走。钱贵饥饿疼痛加上害怕，没走几步，咚的一声倒了下去，丁奶奶急了，背起钱贵一路小跑回村。

第三天早上钱贵醒了过来，东瞅瞅，西看看：“哎，丁奶奶，我怎么睡在你的床上啊？”

“哟，我的小祖宗，你总算醒过来了，敢情是崔二婶的奶起作用了。”

丁奶奶显得很高兴。

“啥子奶哦?”

“我看你醒不过来，又发烧，听人说喝一点人奶，容易退烧。好说歹说求了半天，崔二婶才把她的大奶子逮出来喂了你娃娃几口。”

钱贵听了，一下满脸通红，把头钻进了被窝。

“哈哈，还害羞，这孩子。你睡吧，我去给你煮饭。”说完丁奶奶转身进了厨房。

又过了两天，钱贵身上的肿也消了，烧也退了。俗话说：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穷。尽管一无所有，钱贵还是想自己的家了，他不好意思再麻烦丁奶奶，趁丁奶奶不在家，偷偷回到自己那两间四面都是洞的茅草屋。

屋里那一张三条腿的饭桌，还有一张用四个石头搭起的床便算是这个家的“大件”了。一个青花碗是父母留下来的，钱贵一直都舍不得用。茅屋背后的小沟边上，两个光秃秃的小土包，就是钱贵父母的坟，钱贵也不知道哪个是爹的哪个是妈的。有的时候，钱贵很想他们，有的时候又特别恨他们……

第二天晚上，雷打得噼里啪啦地响，闪电一个接一个，仿佛要把大地撕裂一样，大雨倾盆。钱贵又冷又饿，想着在河东村挨的打，想着同龄的孩子在害怕的时候可以钻进爹妈的被窝，他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冒雨冲向屋后的两个小土包。“爹，妈，你们给我出来，我要饿死了……”一双小手不停地刨着土。泥土早就被雨水发胀了，钱贵很快就刨出了一个坑。钱贵的手触摸到一个硬的东西，没有多想，他顺手就给拽了出来，“啊！妈呀！”钱贵看到那是一个头颅，借着闪电光，那两个黑窟窿眼眶好像是睁大的眼睛在盯着他。他害怕极了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把头颅扔了出去，他被他日思夜想的爹妈给吓着了。钱贵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冰冷的雨水无

情地打在他的身上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像发疯了一样向刚才扔东西的地方跑过去，捡回了被他扔出去的头颅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也许是太冷，也许是太害怕，钱贵上下两排牙齿咯吱咯吱直打战……

天明时分，下了一整夜的雨终于停了，钱贵觉得头有些昏昏沉沉的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踉踉跄跄地来到坟边，把头颅放回坑里，重新把土盖上，等回到茅屋的时候，两眼一黑，身子一软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丁奶奶那天回家没有看到钱贵，本来想马上去把他找回来，可是想到钱贵脾气倔，找回来他还是要走，就想任由他自己吧。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雨，丁奶奶实在放心不下，就去钱贵的茅屋看看。

“钱贵，你醒醒，这娃儿，又怎么了嘛？”丁奶奶心疼地流着泪，又把钱贵背回了自己家。

俗话说：穷人的命，阎王不要。在丁奶奶家喝了点姜汤，睡了三天，钱贵又像从前那样活蹦乱跳了。“钱贵，你今年十岁了，按理说，你这么大的孩子，应该去村上小学上课，学点文化，可奶奶也没钱，我看这样，我明天到牛场去跟你赵五爷说一下，让你每天帮他放牛，他教你识字，要得不？”丁奶奶说完看着钱贵。

钱贵想了一下：“有没有饭吃呢？”

“你给他干活，他就给你饭吃。”

“好嘛，我每天晚上还可以帮他照看牛，就是不晓得他同意不。”

“嗯。只要老娘开口，他这死老头子还不乖乖地照办。”说完丁奶奶的脸上泛起两朵红晕。钱贵也不知啥意思……

赵五爷在河西村老一辈人中算是有文化的人。听说是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，平时也喜欢看书读报，有时也给大家讲点故事，村上的年轻人都喜欢听他讲鬼故事。因他年轻时有一次放牛，在玉米地里碰见大队长和别人

老婆干那事，被大队长报复，打成右派，留在村上监督放牛，因此也一直没结过婚。

平时喜欢喝点酒的他从年轻时候起心里就一直暗恋辛翠花，辛翠花那大大的奶子总在他眼前晃。晚上赵五爷又喝了点酒，刚准备在牛圈旁的小屋睡下。

“赵五爷，你在吗？我是辛翠花。”丁奶奶敲了几下门。

这赵五爷还以为自己在做梦。平时想和她说几句话都不行，今天倒好，这么晚了，送上门来了，是不是这么长时间没男人了，也想了。一想到这里，赵五爷连忙回答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说完一翻身就起来打开门，一只手开门，借着酒劲另一只手放肆地向辛翠花的胸口摸了上去。辛翠花将身子扭开，躲过了赵五爷的手。

“死鬼。这是钱贵，我带他来帮你放牛，没事的时候你教他识几个字。”

“这……”赵五爷的手停在半空。

“你干不干嘛？不干我们就回去了。”说完丁奶奶拉着钱贵转身要走。

“钱贵，你去牛圈给牛加点草料，我跟你丁奶奶有话要说。”赵五爷指了指牛圈，便转身进屋，丁奶奶随着进去，关上门。

钱贵隔着墙听见了里面赵五爷和丁奶奶的对话——

“翠花，我想死你了。”是赵五爷急切的声音。

“别东摸西摸的，我给你说的话你同意不？”

“同意，同意。只要你翠花今天答应了我的要求，我啥都同意。”赵五爷趁着酒劲把辛翠花推到在床板上。“翠花，我想了这么多年，就想尝一尝你这肥溜溜白生生的身子。”

“来嘛，老娘今天就让你吃饱”。

然后是床板嘎吱嘎吱的声音……

过了一会儿，赵五爷推开门对钱贵叫：“进来！”

钱贵跑进小屋：“赵五爷，你叫我？”

丁奶奶此时正坐在一边扣最后一颗纽扣。

赵五爷说：“今天就开始教你，你要认真学，先教你第一个字：人。一撇一捺为人，人字一撇，就是刀山也敢去，人字一捺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变成了人，就有人的规矩，就要有做人的道德，你记住了吗？”

“我记住了，变成了人，就要敢闯很远很远，闯山那边的地方。”

“好，明天开始，吃住都在赵五爷这里，五爷我把肚里的大学问全都教给你。我相信将来你娃娃会有大出息的。”

“嗯！”钱贵由衷地感到高兴起来了。

第二天，钱贵就拎着两件破衣服搬到赵五爷这里。走之前，他在爹妈的坟上重新刨了个洞，把那只一直舍不得用的青花碗放了进去，在他心里，这只碗就是他的爹妈。从那天开始，钱贵就每天跟赵五爷一起放牛，一有空闲的时候赵五爷就在土堆上用树枝教他识字。

“钱贵过来，今天教你写‘口’字。”

钱贵一听可高兴了：“来啦！”

“这‘口’字说起简单但意义非常重大。‘口’字四方，大把粮食往里装；要是装入英雄肚，威风八面震四方；若是装入庸人肚，浪费粮食是大过。口吃粒粒粮，想想共产党；浑身有大力，要做真豪杰。”说完赵五爷写了一遍。

钱贵照样子不停地在土堆上画，“赵五爷，你好有学问哦，说出来的话就是好听，等我长大了，挣钱给你买酒喝。”

“哈哈，老子没有白养你娃娃。”

这一老一少，每天都这样一唱一和，日子过得特别快，钱贵除了跟赵五爷放牛学文化，偶尔也和村上的同龄孩子耍一下，石墩、二妞、滑头，一有时间就跑来找钱贵耍，有时还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他吃。

转眼两年过去了，赵五爷把平生所学的那点东西都教给了钱贵。钱贵呢，能懂的和不懂的，都统统装进了肚子。偶尔，丁奶奶以看钱贵为由，就到牛棚转转，当然每次她来，赵五爷就叫钱贵去给牛加料。久而久之，只要丁奶奶一来，钱贵就自觉地拿上丁奶奶给他带的零食去牛圈喂牛。丁奶奶有时也会给赵五爷带一点酒，但每次赵五爷都不会先喝酒，他会先把辛翠花按在草堆里，做完那事后才开始喝。

这一天晚上，丁奶奶又来了。钱贵也自觉地走开。

“老五，我身上没来了，你看咋办嘛？”丁奶奶显得很紧张。平时都跟着钱贵叫赵五爷的她，今天就直接喊老五了。

“啥子没来都不怕，只要你翠花来了就行。”赵五爷笑嘻嘻地说道。

“呸、呸、呸，还想好事，老娘的肚子都遭你狗日的整大了。”辛翠花真的生气了。

赵五爷这一听明白了，吓得有点不知所措了。这件事要传出去，会出大事的，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特别是贫穷地方，人们把男女之间的这些事情看得比天还重。

“老五，我们不行就逃吧，我想要这个孩子。”

五爷喝了两口酒：“好，豁出去了，老子就明媒正娶你辛翠花。”

“老五我就是喜欢你。”辛翠花也许孤独久了，紧紧抱住了赵五爷，赵五爷借着酒劲，又将辛翠花的衣服扒光，按在了草堆里。

“老五，你太能干了，别又给我装一个在肚子里了。”辛翠花又担心了。她这么一说，赵五爷心想，要是两个娃，还真养不起，这一想，一点

兴趣都没有了……

这年钱贵十二岁，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也有了一些好奇。赵五爷和丁奶奶说的话他全听见了，神差鬼使的，他扒开了用草帘隔的墙，偷偷地往里看。平时赵五爷就教育钱贵：对于坏人坏事要勇敢站出来，揭发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本来赵五爷和丁奶奶在钱贵的心中有着坚不可摧的地位，这一见两个人一丝不挂在骑马马，羞死人了，而且那么大的一个人还要吃奶。钱贵想到这些，脸有些发红：“不行，我要帮助你们改正错误，不能再做丢脸的事。”钱贵飞奔着往村长丁天地的家跑去——他要叫村长来帮助他们，改正错误。

漆黑的夜晚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钱贵摸黑穿过几户人的房子，要是平时钱贵在晚上就不敢到这里来，可今晚他好像什么都不怕了，心中想到今晚自己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，也能帮助这些犯错误的人了。

到了村长家门口，砰砰砰，“村长！村长！”

“哪个找我？”丁天地说着话打开了门，“哟，是钱贵！有啥事？这么晚了还来找我。”

“村长，我给你汇报件事，但你一定要保证不说出去，还不准打人。”

“好好好，我向毛主席保证。”心想你个小娃娃有啥大事哟，“说嘛。”

钱贵看了看周围没人，把嘴凑到丁天地耳边：“我给你说，丁奶奶和赵五爷在牛棚的草堆里没穿衣服裤子，还骑马马。”

丁天地一听，脑袋轰的一声：“狗日的赵老五，你他妈的不想活了，敢要我们丁家的女人。”说罢一趟小跑，叫上民兵连长张铁柱，还有几个村上好吃懒做的混混也跟着凑热闹，跟着钱贵悄悄地向牛棚跑去。

牛棚的那盏马灯还亮着，灯光下的男女还在嘿咻中，两个白生生的身子缠绵在一起。